

普列漢諾夫著

張仲實譯

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

生活書店發行



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

普列漢諾夫著
張仲實譯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

社會科學的基礎問題

每冊實價肆角五分

外埠加寄費

著者

G·普列漢諾夫

譯者

張莫仲實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第二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再版

譯者序言

這幾年來，國內出版界關於各科基本知識的通俗讀物，出版的很多，這的確是一個很好的現象。可是跟着來了一個缺點，那就是內容的公式化。你不論揭開那一本小型的讀物，都可看到，內容和寫法差不多都是千篇一律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要補救這個缺點，只有多多介紹世界的古典著作，加深研究工作，這也是誰都不能否認的。

在這一動機之下，我便首先介紹了普列漢諾夫的這部著作。

普列漢諾夫（G. V. Plekhanov, 1856—1918）是俄國有名的學者，他是俄國新文化運動的奠基人。雖然他後來在政治上做了少數派的領袖，背叛了革命的立場，但是他早年關於哲學和歷史唯物論的許多勞著，是千古不朽的名作。伊里奇雖是他的政敵，但是關於他的有些著作的評價，却評的很高，他在革命以後說道：

「……不研究——正因為是研究——普列漢諾夫關於哲學的一切著述，那就不能成爲一個自覺的、真正的××主義者，因為普列漢諾夫的著作，乃是一切國際的加爾學說文獻中的最佳者。」

「……據我的意見，勞工國家，應當要求哲學教授知道普列漢諾夫關於加爾學說的闡發，而且會把這種知識傳授給學生。」

本書原名“Fundamental Problem of Marxism”乃是普氏最佳的著作之一，雖然內邊有好多錯誤（如關於費爾巴哈哲學的評價，地理環境的作用等，詳見各條的註釋），但是全書却很有價值，牠以很通俗的方式，關於新哲學的各種基本問題（如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都一一給了個簡單扼要，明白而有系統的闡釋。一九二一年伊里奇曾指出謂，普列漢諾夫闡釋新哲學問題的各種書籍，應列在研究新哲學的必要的教科書以內。本書就是屬這幾部書籍當中的一種。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這本書的價值來。原文係於一九〇八年出版，後來曾屢屢再版過，在十月革命以後，曾列在馬恩學院

所編的馬克思主義者叢書以內，也再版過好幾次。本書就是根據這個叢書本一九三一年增訂第四版譯出來的。

書末名詞和人名注解，爲馬恩學院所加。這對於初攻社會科學的人是很必要的，所以譯者也照樣把它譯了過來，想來讀者定是歡迎的。凡書中名詞或人名下有加（*）符號的，在索引內都有，即可按筆劃去找尋。

譯者學識淺陋，內中有譯得不妥的地方，尙希讀者予以善意的指教是幸！

譯者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於乍爾乍晴的麗濱

目次

譯者序言

一 序言

二 馬恩哲學的研究資料

三 存在與思維的關係

四 主體與客體的統一

五 歷史唯物論的方法論的意義

六 辯證法與進化論

七 生產力的發展與地理環境

八 地理環境與社會的發展

九 物質生活與觀念形態

一〇	生產力的發展與社會形式的變更	五
一一	人類的意志與環境的改變	六
一二	社會心理與社會階層鬥爭	七
一三	現代科學界的新趨勢	七
一四	經濟基礎與文藝	八
一五	思想運動與經濟的發展	八
一六	自由與必然	九
一七	唯物論與目的論	九
	辯證法與邏輯(附錄)	九
	註解	三
	名詞索引	四
	人名索引	七

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

一 序言

科學社會主義——這是一個完整的宇宙觀。簡單的說，這是現代的唯物論，這唯物論是現今發展到最高階段的世界觀。這世界觀的基礎是由古希臘德謨克里特（*Democritus*）所奠立的，而且一部分是由德氏以前的愛沃尼亞（*Ionian*）思想家所奠立的。那些思想家的所謂唯物論（*Hilosophism*）（註）（*）實際上也可以說就是原始的唯物論。創造現代唯物論的最主要的功蹟，絲毫不容疑的應歸於馬克思與恩格斯。這個宇宙觀的歷史方面與經濟方面，也就是所謂史的唯物論，以及同牠有關係的對於政治、經濟學、任務、方法和範疇與夫對於社會經濟發展，尤其是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各

（註）承認物質同生活的力量與精神有密切聯繫的形體的哲學。

種見解的總和，牠們的基本原則差不多完全是馬克思與恩格斯發現出來的。馬恩兩氏的前輩，在這些方面的工作，祇能當作搜集材料的一種準備工作，雖然這些材料是很豐富而且很可寶貴的，但是還沒有整理出系統，還沒有成為一貫的思想，因而牠們的真意義還是沒有為人家所賞識，為人家所應用。至於歐美馬恩兩氏的後輩，在這些方面的工作，也不過是關於某一問題，固然常常是很重要的問題，僅有相當成功的研究。因此之故，不但「廣大的讀者羣衆」一直到現在還不能深深了解馬恩的哲學學說，就是在那些自命為馬恩的真正信徒的人們也是不了解的，而且不但在俄國，就是在一切文明國家裏面，往往都把「科學社會主義」這個名詞，祇看作我們在上面剛所說的現代唯物論宇宙觀的兩方面。他們把科學社會主義的這兩方面，祇看作與「唯物論哲學」完全不相關的，而且差不多與它相反的東西。●這兩方面，既然被人家從任意的肢解，從牠們同血緣的而且構成牠們的理論基礎的見解總體中取出來，但是不能懸掛在空中。那末對牠們行使這種肢解手術的人們，自然便發生了重新「樹立馬克思主義」的要求，把牠

——仍舊是很隨意地，而且常常是受了當時流行於資產階級思想界的種種哲學情緒的影響，——同康德，馬哈，阿文那里斯，奧斯華爾特的哲學聯合起來，到最近同狄茨根的哲學聯合起來，固然，狄茨根的哲學觀點的產生完全不受資產階級的影響，而且在很多的地方跟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見解相近；但是馬恩兩氏的哲學，內容無比的豐富而完整，實在沒有可加補充的地方，雖然有些地方也許要借用狄茨根的學說來通俗化一下。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人想拿福瑪·亞克文斯基來『補充馬克思』，但如特立教也許會從牠自己的隊伍中提出思想家來做這類理論的事業，這並不是沒有可能的，雖然教皇不久以前曾有反對近代派的文告。

二 馬恩哲學的研究資料

人們常常說馬克思與恩格斯從來沒有闡明過他們的哲學觀點，因此，他們往往援引這一點，證明有用這種或那種哲學來『補充』馬克思主義的必要。但是這種論據是

不大能令人相信的。即使這種觀點在實際上的確沒有闡明過，我們也沒有任何邏輯的根據去用最初碰到的立足點完全不相同的思想家的觀點來代替馬恩的觀點，這是不用說的了。何況我們關於馬恩兩氏的哲學觀點要有個正確的理解，有很充足的參考書正好供我們應用呢。

馬恩兩氏的完整觀點，在恩格斯反杜林一書上半部分裏面，即已有充分的闡明，雖然這一部書帶有很多爭辯的形式。在恩氏論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這一本堪稱傑作的小冊子內，關於構成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的觀點，更有積極的闡發。關於他倆對於不可知論（Agnosticism）的態度，恩格斯在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一本書的小冊子的英譯本序言裏面，也有很簡短而明顯的敘述。●至於馬克思，要瞭解他的學說的哲學方面，最重要的材料：第一，是他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關於唯物主義辯證法的評述，他的辯證法與黑格兒（Hegel）的唯心主義辯證法完全不同；第二，是他在同書內（資本論卷一）所說的許多簡短的話。在若干關係上，哲學之貧困一書中的若干頁，也非常重

要。●最後，馬恩兩氏哲學觀點的發展過程，在他倆的早期的各種著作裏面，就十分顯明的顯露出來，這些著作，曾由墨爾林（F. Mering）重新整理出版，題為馬克思文匯。

在他的卒業論文德謨克里特與伊辟鳩魯的自然哲學之區別（Difference between Democritic & Epicuran Nature Philosophy）及其他若干文（這些文章，墨爾林曾收在馬克思文匯第一冊內）裏面，我們可以看出，年輕的馬克思完全是個黑格兒派的唯心論者；從最初在法德年書（German-French Yearbooks）內所發表的幾篇文章（這些文章墨爾林也搜集在馬克思文匯中）我們也可以看出，馬克思及和他合著年書的恩格斯，已經很穩定地站在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Humanism））的觀點上了。●一八四五年出版的神聖家族一書（此書搜集在馬克思文匯的第二冊內）已經表示出這兩位作者——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費爾巴哈哲學的研究，已有很大的進步。兩氏這次研究所採取的是什末方向，可從一八四五年秋天馬克思所寫的關於費爾巴哈的十一條大綱中（此文恩格斯曾收在他的論費爾巴哈一書中，作

爲附錄）看出來。總之一句話，關於材料，我們不能說不夠，最重要的還是在我們要會利用這些材料，這就是說，我們須要有了解這些材料的修養。可惜現代的讀者，對於理解這些材料的準備正是沒有的，因而也不會利用牠們。

爲什麼發生這種情形呢？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第一是關於黑格兒哲學的知識，散佈不廣，而沒有這種知識，就很難消化馬克思的方法；第二是對唯物論歷史不熟悉，對於費爾巴哈的學說不能有明確的觀念；費氏是馬克思的前輩，而且在很多地方建立下了馬恩兩氏宇宙觀的哲學基礎。

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現在往往被人家當做異常不明瞭與不確定的東西。譬如郎格（F. A. Lange）（*）在『廣大的讀者羣衆』與學術界中間，竭力散佈對唯物論要義與其歷史的謬見，他簡直完全否認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是唯物論的學說。在這一關係上，凡俄國及國外研究費爾巴哈的人，都是仿效郎格的，就是倍林（P. A. Beilin）也逃不了郎格的影響，他（見他的著作革命前夜的德意志）也把費爾巴哈

的『人本主義』當做一種非『純粹的』唯物論。我們承認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最好的而且幾乎唯一的『哲學通』墨爾林，對於這問題的見解到底怎樣，我們還是不十分清楚。但是我們却很明白，馬克思與恩格斯兩氏都把費爾巴哈看做唯物論者，是毫無疑義的。固然，恩格斯曾指出了費爾巴哈的不徹底性；但是這並沒有妨害恩氏承認費氏哲學的基本要點是純粹唯物論的。●當然，這樣盡心研究那些要點的人，除了這樣的結論之外，也不能有別的見解。

三 存在與思維的關係

我們知道，我們這樣說時，定要使許許多多讀者發生驚奇。但是我們並不怕這一點，因為古代的思想家說得好，驚奇乃哲學之母。要使讀者不至常陷於驚奇之中，我們首先要返躬自問，當費爾巴哈以簡單明瞭的數語：『上帝是我的最初的思想，理性是我的第二次的思想，而人是我的第三次的也是最後一次的思想，』敘述他的哲學履歷書的時

候，他想要表示的是什麼？我們敢斷定說，這個問題從下面費爾巴哈很有深意的幾句話中，就可求出解答：『唯物論與唯靈論』的爭論是關於人的頭腦的爭論，假使我們知道了頭腦這個物質是什麼東西，那末我們關於一切其他的物質，關於一般物質就可得個明確的觀點。』在另外一個地方，他說，他的人類學，即人本主義，不過是人類以自己的實質，以自己的精神當作上帝的說明而已。據他的意見，這種『人類學』的觀點，就是笛卡兒也是知道的。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呢？這是說費爾巴哈所以要拿『人』做他的哲學推理的出發點，祇是因為從這種觀點上出發，他希望很快的能達到他的目的，即關於一般物質和他對『精神』的關係能有個正確的觀點。由此可知，這是關於方法使用的问题，牠的意義是由當時當地的環境來決定的，即由當時的學者與單單受過教育的德國人（註）的思想習慣來決定的，而決不是由宇宙觀的任何特點來決定的。

從上述費爾巴哈關於『人類頭腦』的幾句話，我們就可以看出，在他寫這幾句話

（註）費爾巴哈本人說得好，一切哲學的起始是由以前的哲學思想狀態來決定的。

的時候，關於『造成頭腦的物質』這個問題，他在『純粹』唯物論的意義上已經把他解決了。他對於這問題的論斷，也被馬恩兩氏所採用。這一論斷正是他們的哲學的基礎，這從上面我們屢次說過的恩格斯的著作論費爾巴哈與反杜林兩書中，就可以十二分明顯的看得出來。所以，我們對這個論斷要作進一步的考察研究牠的時候，同時我們也就研究到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方面。

在他的論文哲學改革的前提（“Preliminary theses for the Reform of Philosophy”）此文發表於一八四二年，對於馬克思曾有很大的影響。一文中，費爾巴哈曾說：『思想對存在的真實關係如下：存在（being）為主，思想（thinking）則為客。』存在決定思想，不是思想決定存在。存在由牠自己本身決定，牠本身中有着牠自己的基礎。

這種對存在與思想的關係的觀點，乃是馬恩兩氏的唯物史觀的基礎，它是批評黑格爾唯心論的重要結果，這批評的基本要點早為費爾巴哈所完成，他的結論可簡單敘